

集部

古文集成卷五十九

宋 王霆震 編

前辛集五

封事

己酉擬上封事 朱文公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寛仁愽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宫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

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説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甞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

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歴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切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蘖

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有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輙忘踈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絶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輙取事為之説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

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甞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

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葢絶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别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

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修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婦之别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内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

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閫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踈未有可以兼収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

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

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黄皓陳秖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

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
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
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
誠服倘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
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
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

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厮役横加官賞宫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蚤懐奸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已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茍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絶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龎相壽曰我昔為

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絶神奸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

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茍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禄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

隔荀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疑憂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奸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

据以秉禮執法而絶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

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

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埽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授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

踈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

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畀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

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行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

忠且以唐之太宗之聰明英武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闗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葢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

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卜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

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茍非

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

而有節用愛人之説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横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閭者諸路上供多入内帑

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惟務自寛已債何暇更察民情撫揵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夤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内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多浮費亦豈無可省者切計若能還内帑之入於版

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寛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古文集成卷五十九

古文集成卷六十　　宋　王霆震　編

前辛集六

疏

請立梁王疏　賈誼

迂齋批　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之反而說始驗至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通達國體也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邉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墨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

好人主之行異布衣

議論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

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應異布衣一句）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梁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中道衣敝則自悉其家財以補）之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又一策）梁起於新郪以

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謂之二世利非誼本意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

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一節進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茍身亡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一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語好

事故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十漸疏 魏徵

本傳 唐貞觀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史曰古燃字雲陽之石然妖異也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云云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録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樸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

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光羽切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

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輙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疎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

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在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

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展兩反）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䟽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

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鏹屬於㕓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怗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呼旱切）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謂阿史那結社率作亂）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

以鬱結長嘆者也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東萊注　唐書賈至字幼隣擢明經第寶應初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名至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

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葢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左襄二十九年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

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選舉志李栖筠議進士科）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耻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甞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

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逆臣傳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

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彊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奢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幬亭

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夷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縁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大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廪禄無向

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甞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其謬哉秪足長浮薄之風啓俛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禄秩選通儒碩士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大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名置生徒人備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詩子衿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古文集成卷六十

古文集成卷六十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辛集七

狀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陸贄

本傳 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云云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

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則褻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外寇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馬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當今所病者在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耶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

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虚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虚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其職事受奉者唯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勲徳所謂施實利而寓虚名者也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廕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虚名而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其為

用也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於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懽心厚賜之可也

議學校貢舉狀 東坡

郎學士注 公墓誌云王介甫欲變更科舉神宗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遂即日召見

又云 此篇論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奏准勑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甞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

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賢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甞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慶歷四年三月詔立學於諸州府軍監除舊有學者餘並立學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

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為今日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數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

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去彌封或欲罷經生樸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

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甞不以言試人何甞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

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唐如韓柳元白本朝如二宋歐范輩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歳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括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

亦有貨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唐制主司以通榜取人兼採譽望或自投所業或各舉所知往往多挾私意以去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設科舉人多出三路謂進士明經學究也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矣曉義者人皆去以為明經矣其餘皆樸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識大義

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王縉奉佛晚節尤謹代宗每從容問所以然縉盛陳福業報應帝𡚁之大歷政刑日以湮陵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弗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貎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毁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然而竊取其言

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論時政狀 東坡

郎學士注 時新法既行中外皆言不便神宗亦疑之頗有感悟意介甫之黨執之亦堅故公既上萬言書後復進此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舘判官告院權開封

府推官臣蘇軾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録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以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責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

則破之此理甚明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者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熙寧二年王安石參政立新法置三司條例司遣青苗使熙寧二年行青苗法斂助役錢熙寧二年司農寺以免役法頒行天下令五等戶皆輸錢入官以募役行均輸法熙寧二年三司條例司言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凡糴買税斂上供之物皆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四海騷然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

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韓魏公富鄭公司馬公范蜀公皆論列）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與（溫公目錄云介甫與呂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為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建言條例司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後竟出晦叔知潁州）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顧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

於此近者中外讙言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令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熙寧三年正月詔令諸路給散青苗錢令慮官吏不問民間願與不願輙行追呼或即均配令仰提點刑獄臣僚體量覺察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勸以姑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青苗法臣以為此法

譬如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是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

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内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東軒筆録云王荆公秉政當德舊人議論不恊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兩禁臺閣内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熙寧二年上與輔臣論科場之弊以進士第一例與舘閣為非至十二月詔今後科場制科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及第一任回吏不與壁通判差遣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以陛下有厭薄其

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銷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揺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

命之士必寡矣方是時不知希合茍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蕩而止土崩乎去歳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虎翼軍名夫諂諛之人茍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

願請之戶後必難以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俱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為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

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為之計謀游説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以為進退之决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耳豈特皆如臣等輩偷安懐禄而不忍去哉狷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寛赦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古文集成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六十二至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汪存堉

古文集成卷六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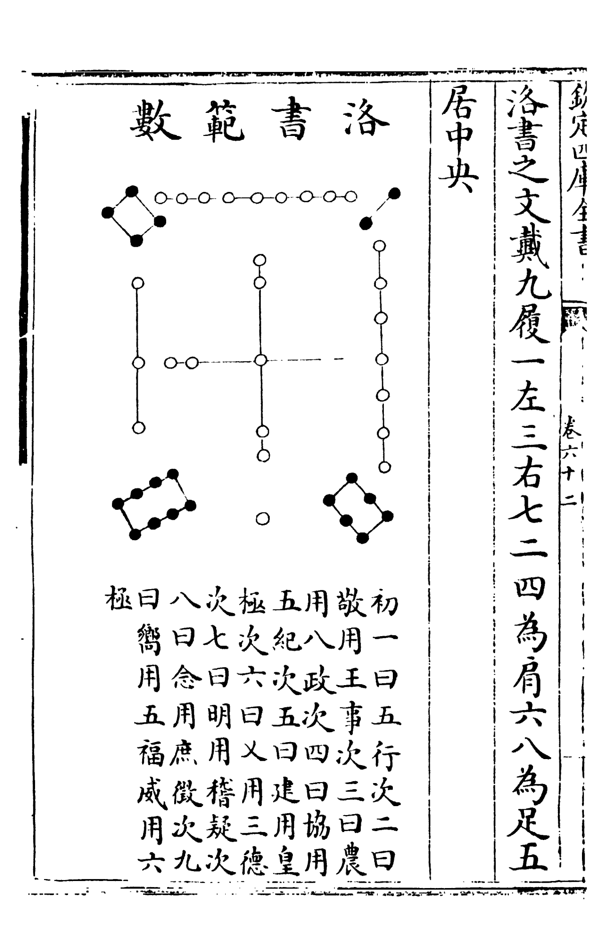
前壬集一

河圖之文前七二後一六左三八右九四居中者五與十

河圖象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此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



洛書範數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晦庵啟蒙朱子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隂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

相守而居乎中蓋其以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隂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隂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隂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

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耦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

數而各居其所盖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以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

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為數也奈何曰

以數言之則通乎一圖由内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盖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

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

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説者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

而北以成於一之外而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所以為妙也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虚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虚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耦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

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虚其中五則亦太極也竒耦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

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因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邪曰是其時雖有後先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

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茍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晦菴書河圖洛書後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當篇有二九

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閻皂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啟爭端聊書以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推伏羲神禹畫卦作範之原辨劉牧易置圖書之失

晦菴易學啟蒙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

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闗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員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歷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

井地也

蓋員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蔡西山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盖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宫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説不合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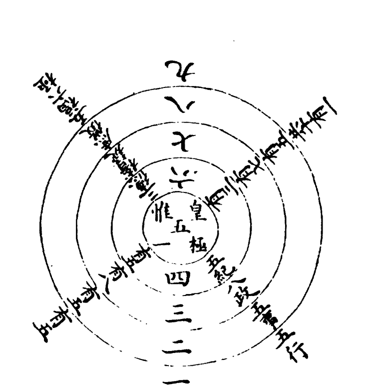
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究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

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一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為六十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

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
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九疇本大衍數之圖

鄭合沙



合沙先生曰大衍之數與爻成七八九六而連山歸藏之文變統而謂之三易作於文王大衍之數五十者一與九為十二與八為十三與七為十四與六為十五與五為十共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行其數五二用五事其數五三用八政其數八四用五紀其數五六用三德其數三七用稽疑其數七八用庶徵其數五九用五福六極其數共十有一筭至四十九也五用皇極其數一不曰一而曰極大衍所

虛太極之皇極之一適在五數五為六函三所引之數也於五十五數之中亦得夫四十有九焉此自然之理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茍云乎哉學者試思之

太極貫一圖

鄭合沙

中

坎 一陽生於一居子方

離 九陽居五於九位

兌 兌居七位

合沙先生曰八卦之位始于虙重于夏商衍于周作
經於孔皆不易其方位實本河圖洛書之本文本數
也其述作之意一歸於中所謂執中惟一之道皇極
一而繫于五共得六數乃太極函三之引六也近太
極莫若乾出中而居六位正吾曾子謂貫一之忠恕
也用太極者莫若震故以震居三位蓋得六極函三
之圓不動正吾子思所謂發而中節之和也判太極
者莫若以與坤坎得其一坤得其二一即二矣二即

三矣此水土所以並生於申善與惡陰與陽執其一者皆非道是曰失中而中庸之學不取也以大槩論之一三七陽數布于四方分至之義二四六八陰數布于四隅啓閉之義求中氣而積閏之理也

古文集成卷六十二

古文集成卷六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壬集二

伏羲始畫八卦之圖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蔡氏皇極經世指要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朱子曰右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伏羲八卦正位圖

南
乾一
兌二
巽五
離三
太極
坎六
東
西
震四
艮七
坤八
北

邵伯温曰康節先君曰孔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則艮與兑對也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故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兑故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

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

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此伏羲之易也

蔡氏指要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一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

爻為陽四爻為隂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隂而後陽陽生於隂也在隂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隂隂生於陽也其叙始震終坤者以隂陽消息為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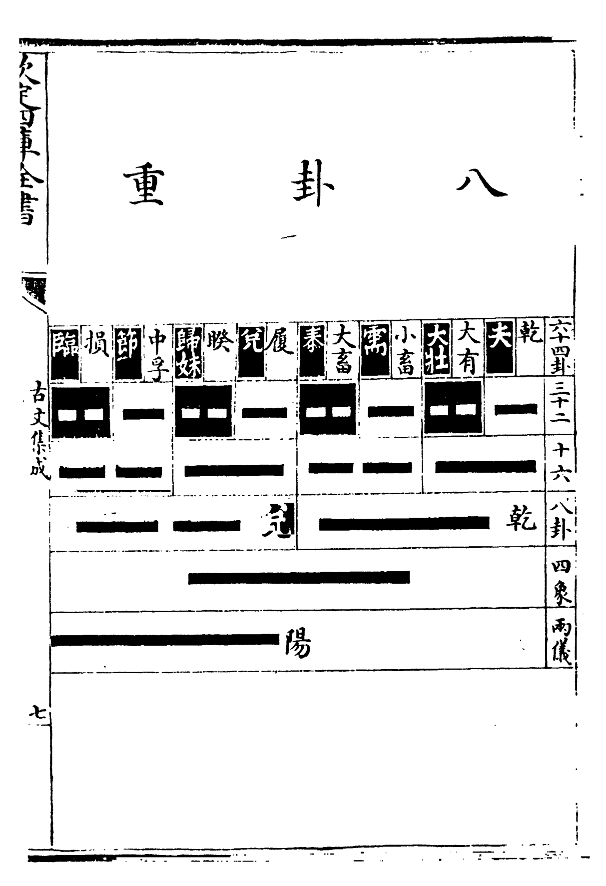
原卦畫 晦庵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逺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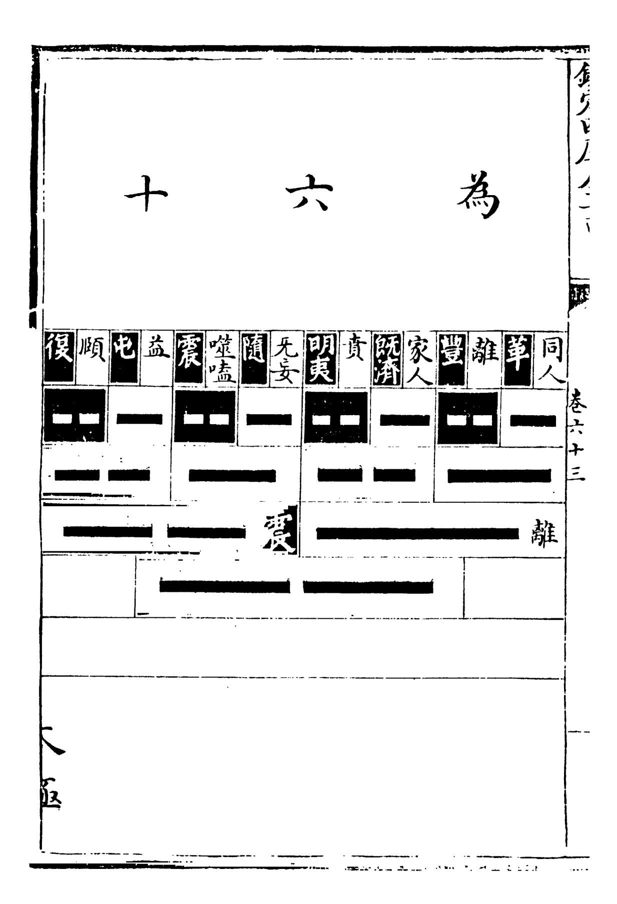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子曰大傳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盖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黙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

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測往往以為聖人作易盖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著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八卦重一
六十四卦
三十二
十六
八卦
四象
兩儀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乾
兌
陽

為六十



四卦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巽　坎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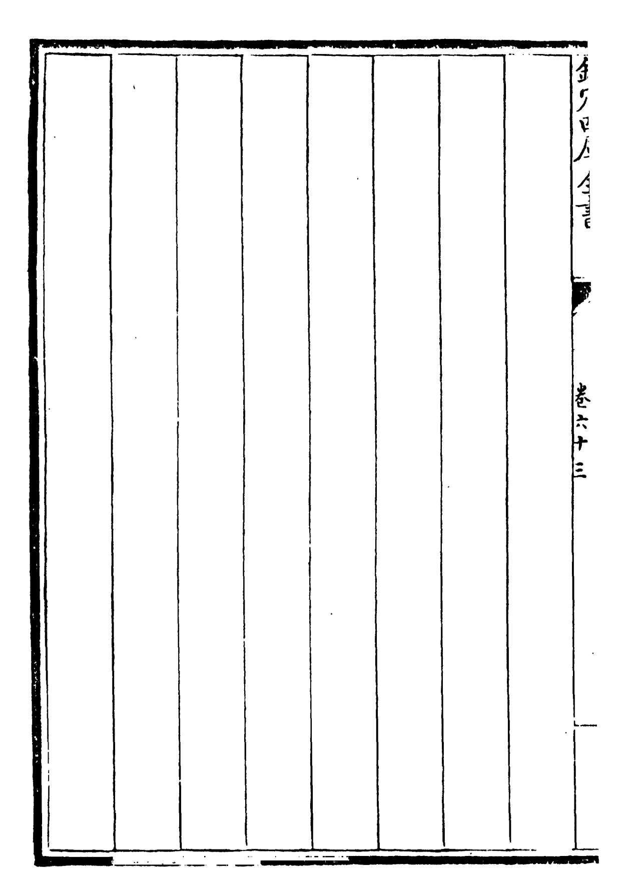
太本

之圖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艮　　　　坤

蔡氏指要曰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為陽後三十二卦為陰古往今來者也



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

夏至

乾一 午中　巽五　坎六　酉中　艮七　坤八 子中　震四　離三 卯中　兌二

秋分　春分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恒	鼎	大過	姤
復	頤	屯	益		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豐		革	同人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冬至

邵伯温曰先君曰先天圖者伏犧八卦也伏犧八卦即有六十四卦盖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犧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圓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朱文公曰右伏犧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

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静而為地者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

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朱文公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横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經世衍易圖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少柔	太剛	太柔
⚌	⚏	⚎	⚍	⚌	⚏	⚎	⚍

陽 陰 剛 柔

動 靜

一動一靜之間

蔡氏指要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南

日

石

月

西

土

東

星

火

辰

水

北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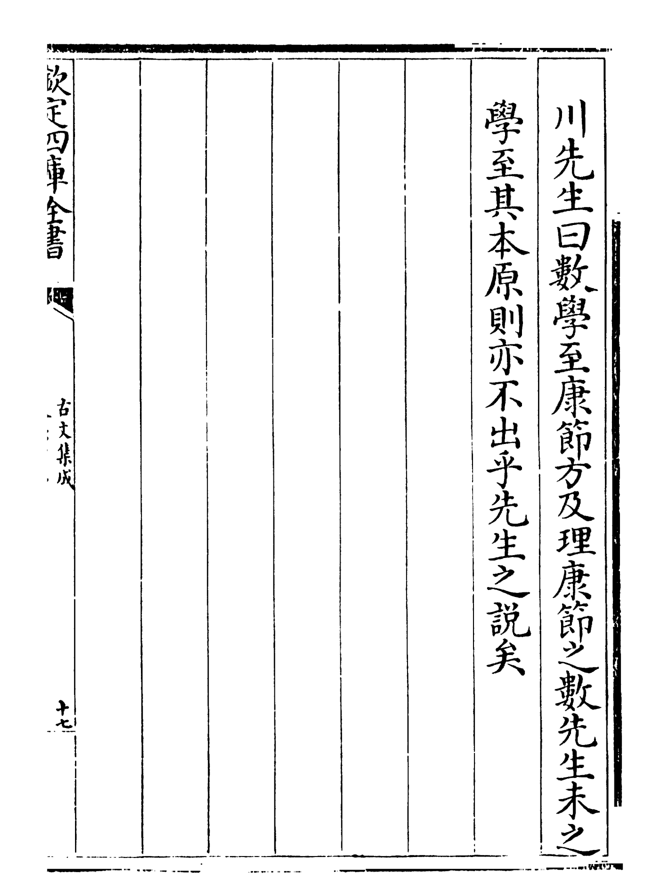
蔡氏指要曰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

四象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於地之

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盖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盖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

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千百千四者相因而為十六千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至愚一一之物為巨人一一之民為聖蓋人

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静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静之間非動非静而主乎動静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盖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亦數也伊



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説矣

古文集成卷六十三